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禮部集卷十八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禮部集卷十八

元 吳師道 撰

題跋

儀禮經注點校記異後題

昔昌黎韓公嘗患儀禮難讀讀之難故讀者少而善本亦少也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又别為一書以識其誤號為精密而朱子猶笑其不能正釋文之謬故其輯經傳

集解考正文字詳著條下幸惠後學大矣許君益之點抹是書按據注疏參以朱子所定將使讀者不患其難獨不鄙夷而以下教時得一二小見特効之君或有取焉往復數年必欲毫髪無恨而後已本既定傳藏于家杜君原父令其徒蔣師文傳點君又見東萊吕子點校本且記與今本異者見示益吕以成都石經校印本標其異者於上而注中多改塗增字其標者意兩存之而塗改則斷以己意此非吕子不敢也攷之吕集附録從

子喬年記呂子標抹書首出儀禮豈即此本耶凡呂子所標抹必點句讀吾鄉故家所藏史記資治通鑑之類可證也喬年謂一字一句點畫皆有深意而所得之精多見於此愚因杜君而獲此又豈非幸歟顧未及示許君携以遠行暨歸則君已歿而不及見矣今所録自喪服後缺其句讀與許君不同者除改字更句勿論凡十有三條欲質而無從固所深恨然十一卷中不同者僅止此條餘無不合益歎君之精詣絶識使及見之當有

以自信而世之未知君者於此亦可以見其學矣呂本雖非完善猶當寶惜恐其久而散失也謹著標字於前而並列二家點句之異於後且序其所以然者若夫學者有志於古而求通聖人之制度而又究觀先儒之用心則有全書在焉

靈棋經後題

靈棋經卜占法也隋經籍志有十二靈棋卜經一卷其法用十二子上中下各四擲而布之視其所得之卦而

斷之以其辭除陰漫無象卦凡一百二十有四繇辭古
雅似焦贛易林南齊江溢嘗占得金盌王盃之辭今見
初吉卦𣅜無咎求志賦訊黄石以吉凶兮棋十二而星
羅曰繇小而棋大兮何有顛沛今見卷首昇騰卦張宣
公云其家先魏公所藏其説甚有理以十二子驗陰陽
奇耦之數若陰勝陽必不佳在静江時旱卜云堂上流
水堂下行舟已而果雨今見陰掌卦上句作中庭水深
文獻異按其書有曰一本云云此或别傳也王伯厚紀

聞引異苑謂出張文成受法於黄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東方朔密以占衆事愚謂此亦後人依託傳會令其書有商山四皓養行道之言文成四皓並時安得有此知不然也宣公目之以有理而發明其說以見其所以靈非苟然者陰陽在天地間不可相無聖人之於易也嘗崇陽而抑陰進陽而退陰陽勝陰者常吉陰勝陽者常凶莫非自然之理也是法窺見此妙雖微黄石文成亦豈常人也哉予家先大父蓄此書甚敬信之紙背

有紹興十一年棋兵官記所占驗事三象内第七卦為人剪去歲久紙爛祭法以後殘缺俾兒輩重冩因題

時所性文鈔後題

吾邦素為文物淵藪宋乾淳中東萊呂成公倡明正學四方來者至千餘人而莫盛於婺清江時氏名鑄字壽卿者公同年進士與弟鋹長卿率其家羣從子弟十數人悉從公遊又為婺之盛若澐若瀾若澀尤時氏之秀成公輯書説自秦誓泝洛誥未畢而卒瀾以平昔所

聞纂成之令所行書傳是也少章字天粟瀾之季子雖不及公門而習聞父兄已熟又天才絶出能推明閫大之著撰為最多鄉先輩中傑然者也其早聞先生長者稱其文極意訪求始於親友陳氏得所性前稿十卷時子自序云新天子即位之十九年四十有五葢淳祐癸卯也其詩文各以類從謂是料簡十分之一爾次於金華游氏見所性稿類分而無卷其所作逮寶祐末似是晚歲全書欲假而不可意嘗慊然也近從葉君審言得

所性叢稿起嘉定甲戌止淳祐壬子惟用編年不復詮序凡三十六卷而第九卷至十六卷缺幸獲傳鈔而又恨其不全因念非得游氏本不能足之間語葉君君假以來于是復為鈔補而總為目録紀之合詩文數千篇為三十册亦盛矣其中有繫於經史者易序贊詩論語孟子贊說讀二漢史雜書戰國策雜事篇若其易詩書論孟大義六十餘卷春秋四志八表日記二十餘册皆無所考則今之所得又特其細者而已葢嘗稽諸成公

之教主乎義理而不遺度數之微本乎經術而不廢詞藻之華故舉業課試之文獨麗澤𥡳行其所以作人盖本末具舉能進於是者亦戛乎難矣今觀時子之學根極宏深貫穿幽邃凡三代而上帝皇聖賢之奥秦漢而下成敗治亂英雄才智設施之畧無所不窺詩出入諸家由盛唐而上追晉魏文章師法泝宋東都以前而逮古作者峻潔精工法度森嚴豈惟雄視吾邦盖一代之偉才也矧其知尊考亭之學而敬其徒如稱張文元德李敬子先生

白鹿洞諸作及吾鄉王何二公之類議論未嘗少悖可謂無忝成公之門者矣年餘五十始登一第用薦者擢史館簡閲未上而罷固其自負高忌者中之所致晩益落落子女俱喪煢然自傷恐枉平生之心乃手自編次具見其所為序冀覽者毋以露才誚我哀而存之愚嘗讀而深察其意往往見其嘆時世之衰晩陽德之沉淪凜乎旦夕之憂而悲夫嘻嘻者之猶不悟也則其自傷又豈獨文而已哉然異時士以文取顯耀時子之文何啻度越時輩千百

而卒窮以死彼其傷時人之不知而猶冀後人之知使後来果有知之者豈不足以慰斯人於九原而塞其悲也哉此予之所以拳拳而不能自已也比嘗過清江問其故居高甍大第化為飛塵百年文獻埽迹無餘幸是編猶存豈可使泯泯沉沒傳而廣之可也古今作者之文嘗患於多少則易傳時予嘗自料簡豈亦慮此萬一遇賢而有力者依倣昔所料簡為之刋布亦易事耳世未必無其人也姑識於此以俟

柳常博所藏禊帖後題

定武蘭亭昭陵舊石既亡薛道祖摹刻僅存遂為他本之冠宋季賈似道購求東南士大夫所藏委其客廖瑩中簡較諸本刻取字之善者以磬石命國工王用和刻之號為最精亞於薛本餘盡下品也趙公子昂書法妙近世每愛臨禊帖既沒亦為難得今道傳常博具有之聯為一卷真可謂三絶矣薛本初屬瑩中今在申屠大用廉訪家賈本或云史八右丞取去今道傳乃於吳君

章副樞家搨得之二刻猶傳定武典型未泯泯也因念賈氏迷國怙權假文藝粉飾一時以才伎自効若瑩中者葢深知古人筆意然不特此耳其所校刻九經今亦為天下善本視蘭亭功又過焉是雖不以人廢若其黨附之罪則不以此而少恕也士之所從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題胡古愚所作大拙先生傳後

柳柳州賦愚溪以愚自命而又言雖不合于俗頗以文

墨自慰潄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葢不甘於愚也他日寓詞乞巧抱拙終身人或以為未然東陽胡君古愚為大拙先生陳君作傳大槪言其淡泊迂滯不利進取至稱其能文章喜詩善書則又有不拙者存殆亦愚溪之意夫胡君既自比于古之愚者矣而見大拙則又喜為之書流傳京師諸公從而贊述之以古愚之言不妄故也柳州不能使人信其拙而先生得胡君而信其真拙者歟

題東坡所贈李方叔詩真蹟後

李方叔以文學受知大蘇公知貢舉欲取而失之卒不第而終觀公此詩深自愧咎益惜當時之失士而非以為己私畧不置嫌疑其間廣大光明有古人之風焉異時方叔祭公文云皇天后土明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感慨激烈遺佚而不怨兩賢哉大方者字允蹈楊誠齋嘗稱其少作思故鄉賦似葉居實又舉其詩警句數聯有晚以鶡冠為雜買云云卷中或

記汪季路語其嘗投謁曾覿覿以啓阜陵不契而罷夫因覿以求知謬矣使其知名托楊公以傳則不為此可也嗚呼士之處世或附青雲以顯或附泥塗而汙觀於李氏子孫者可以審所擇矣

跋王荆公手書

丞相荆公與人書問每有匆匆字先儒謂丞相何縁有許多忙迫時今此帖亦云俗事紛紛滅裂上問豈以為信筆常語而不之察耶公書字學王濛要為蕭散高遠

非餘人所可及也

致嚴堂記跋

浮屠氏割恩棄愛自放於禮法之外儒者之道判乎不能入也孝經曰祭則致其嚴此儒者之言而祭則儒者之禮也惠本師以是名其堂何居竊聞弘明普照大師者惠本之父也以父為師歿而奉焉故堂所以名之也嗚呼父子之道天性也墨者夷之厚葬其親孟子知其心有所不安而故詰之施由親始一言又其本心之明

不可得而息者是以卒能慨然而受命今之惠本有取於夫子致嚴之詞其過人遠矣使有孟子者因其明以發之則一歸於正豈出於吏之下哉

劉謙字說後題

程子曰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其釋大象曰外卑下而內蘊高大朱子亦曰以卑蘊高謙之象也國子劉生名謙前歐陽祭酒字以蘊高且發明有而不居之說以告之其義取程朱正矣頃愚嘗讀易至是卦竊以為一陽

在五陰之中九三爲成卦之主通一卦觀之則亦小緼大畢緼尊虛緼實之象雖與上下二象地中有山異而義亦無不合故彖經曰謙亨君子有終而傳曰謙尊而光畢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惟九三一爻獨曰君子有終其與彖合聖人之所指亦有在矣因生示此卷故輙附其說以就正於有道焉

舒嚕元帥復姓卷跋

契丹肇迹唐末盛强於五季舒嚕者其后族姓也又以

蕭並稱傲諸史可見金滅遼改舒嚕為舒穆嚕辱以其國賤者之稱不道甚矣今雲南元帥存道公抗言于朝而復其故雪數百年之恥而攄祖考之憤其志可謂壯矣孟子曰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加諸人有不可改乎此所謂自外至者也然卷中有謂舒嚕為蕭系出梁武梁武在江左與朔漠殊絶不知何所據也後世之崛起特興而自為姓或與舊姓同者多矣奚必出於一耶願從存道問焉以祛所疑

道源文獻録後題

宋慶元中趙忠定公之貶朱子偽學之禁至今言之者未嘗不為之切齒痛心也小人欲空天下之善類者必加以黨之名自司馬文正公主程子而黨論起趙忠簡公復收名程氏門人而道學禁至是復誣以偽凡三變矣馬公幾至斲棺二趙皆死遠方而程朱僅免其禍可謂烈矣夫道喪千數百年至斯人而明大賢固所尊信小人豈能誠服宜其嫉詆而欲害之深也忠定有定策

大勲誠貫日月當時不察而至此極則尤可憾爾嗚呼天不欲道之昌耶則奚為而生斯人也天實生斯人又奚為而滋是禍也此宋之所以不競也崇寧黨碑立而天下為靖康紹興正人逐而國勢為江左慶元偽禁又甚則勢愈蹙而時益季幸而侂胄之誅足以頗申士氣章顯於其後者僅足以矯前失迹其君臣有負於天之啟佑斯道者固已多矣我朝許文懿公得朱子之學以佐聖祖夫其地之相絶世之相後也而其志若合符節

豈非異哉上頼天縱聰明宏度卓越崇厲表章而程朱氏之書遂衣被四海道之大明未有若今日者兹固排禁扼塞者有以啟之於是而知天意之真有在也忠定諸孫某録其祖之言行出處而并附以諸儒名之曰道源文獻録嗚呼朱子之道行則忠定之志不没兹固相為無窮而其可以為世戒者尤著也是編其有不傳哉

跋東坡枯木竹石楊補之墨梅

右東坡先生枯木竹石及陶然楊補之墨梅折枝二作

雖不同時皆絶品也坡公一代宗工使補之早及其門被賞識豈減文與可李伯時等輩哉然坡公之畫人見之者特以爲文章學行之餘事而補之爲人有高節文詞字畫皆清雅遒麗而世獨以梅稱士之藝名者真乃不幸哉

題明仲所藏姚子敬書高彦敬詩

房山高尚書與吳興姚先生人品高勝故其詞章翰墨自有天趣此卷姚書高詩詩似王維張籍書似楊凝式

上浒王大令使人想見其脩然埃壒之表宜夫二人者之相得為深也其於高公聲迹不相及子敬則間東西州皇慶中有孫伯勞者出子敬所書陸氏館中諸詩及手選樂府一帙小楷極精欣慕之甚嘗作詩送孫以末章致意暨趙君明仲往来吾州則知子敬為詳而明仲亦且過稱予以語子敬交以未得識為恨泰定初明仲為常山簿相見則曰子敬亡矣為言其亡一月前似疾非疾屏居數山中絶食惟日飲水曰人腸胃穢惡皆食所

致吾將以是蕩滌而澄清之家人来候者悉遣歸留一子視明日語之曰汝知之乎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命扶起坐而逝嗚呼其死亾之際如此世之知之者特末耳明仲以予雅敬之故見輒道子敬事謹識而不忘時距其殁已七年今又十八年矣明仲子肅攜此卷来京師邀予題因記前語明仲見之能無感乎

坡公書東臯子傳

昌黎韓公謂醉鄉之徒偃蹇不與世接猶未能平其心

於是焉托昏冥以逃者也東坡謫惠州自釀酒與野人道士同醉殆亦有托焉爾其自言飲少而見人酣適則同其樂者未知視昔大夫餔糟啜醨之意何如也某性不解飲飲不至一合數年前因強飲致目青腸澼今遂根著不去聞盃罌之氣則疾為之動蓋絶交矣然在官居鄉宴集未嘗不與不敢以已之不飲而妨人之飲每低首煦煦導人為歡而與之處者祗見其枯燥嚴冷以為厭苦近覺其然一切謝拒遂無復與為儔侶者雖欲

效東臯子東坡翁所為不可得矣因覽此卷為之太息

許益之秋夜雜興詩

右古詩十二首白雲先生許君益之之所作也乙亥之夏其病目甚劇至秋稍平則以文字承教於君君勸以損讀省思毋為此無益也一日忽寄是詩来且以詩言之曰吾欲子之見之爾慎毋和也蓋君平時罕作詩以為不發於興趣之真不關乎義理之微不病而呻吟者皆非也然則此豈茍作哉觀其所寄音節上泝晉魏而

寄興高遠旨味淵永則有得於紫陽夫子感興之遺者也既不鄙而教我又慮其苦心動疾而愛我君之於我乃至此哉後二年而君卒又二年某歸自江東始克拜其墓下絶響僅存手墨如故嗟九原之不作悼知己之實稀因叙梗槩於後為之輟筆泫然

司馬丞相人物記

右温國司馬文正公人物記考其間書元祐元年或書丙寅正公為相時也葢因其所見所接者記之而時跡

其才行賢否於下他日所以黜陟進退者在此亦昔人夾袋之意真宰相職業也當是時公已有疾方延見天下士大夫不舍日夜而又手自疏寫不以為勞則雖周公之吐哺握髮其何以異于此哉天不少延不得究其引用忠賢之志而所記如蔡京卞曾布輩亦未知其何以處之也嗚呼惜哉此册有宋孝宗標題史彌遠跋語彌遠能言進賢退不肖為宰相能事而身自戾之亦一鑒也元識二十七葉今缺一二藏貞獻公孫璉家

題危太樸所藏諸卷

范德機墨蹟

昔人稱道所美於其人則曰風塵物表於其文則曰不食烟火語於其字畫則曰蕭然有林下風今觀范君德機詞翰而想其人真足以當之矣至治元年某試禮部君時為彌封官及往謁則已赴江西之憲幕矣遂不獲識至今以為恨耳

又

予讀范君詩至雨止修竹間流螢夜深至洒然異之間之太樸曰昔與先生秋夜不寐微步山中得此句喜甚且曰語太幽殆類鬼詩當以他語映帶之因足成此章今觀中仲跋語知奇寶横前識者無不能辨之也

吳草廬遺墨

春秋春王正月之說愚嘗按據經傳定以為周正改而未敢自信也竊謂最可據者左氏云王周正月杜征南注周王之正月也因覽征南長歷凡天時星日之紀既

無不合則証驗尤顯謂此足以決之矣今觀草廬吴公考律歷志商太甲周文王冬至在十二月周武王師初發以殷十二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其後大寒在二月驚蟄在三月時以驚蟄為建寅月中氣然後有以信愚說之亦可信也太樸以此示教豈非幸耶又獲觀勉務實學諸詩及往復書翰期奬甚至太樸方以文學名動京師選入延閣繼今發揚推演出其所謂有原者真不負其師之訓哉

包恢宏齋所作約齋說

約之為義前說詳矣竊觀先儒釋經必以所釋字貼本文又隨其意而上下之然後其義可得而通焉約之約固為少然日處少則不順故以窮困釋之約禮之約固為要然曰要之以理則不通若曰反而束之以極其要則善也守約所守者約也說約說到至約也所守者約之約要也說約之約與詳對少而要也是皆不可以不察也詳說之約又專以說言而與諸條不同也夫析理

不精則服行必差苟例視之以訓詁之學而務儱侗宏濶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小其獘可勝既哉

文丞相與危公書

文丞相後來忠義軒天地人所共知當其在庶僚外郡而與之訂交惓惓禮意不少怠若危君子仁者非有過人之識其能若是哉丞相擢直學士院時草詔以義切責賈似道忤意遷罷終抗不阿危君宰仁和聞賈欲薦擢之即解印綬去葢其志節之合如此宜其以類而相

求也乃若以夙學碩儒自居而附麗權奸奉行其法以厲民者有之矣視此能無愧乎

虞公書南豐擬峴臺記荊公詩及所作曾文定公

祠堂記

南豐先生記擬峴臺謂其山溪之形擬乎峴山也使他人屬筆必更引羊叔子事而先生終篇但述風物游觀之勝與夫裴使君簡靜之治而已葢衆人之所以必言乃先生之所不必言也王文公詩則終始引羊叔子以

致美裴君盖賦咏之作又與紀實不同各一奇也邵庵虞公並取以書之厥有旨哉又嘗聞先生既為臺記裴畀田若干畝即先生所置田在今臨川後湖者此亦奇事虞公記先生祠叙義田而不及此何耶

范文正置義田於蘇子孫至今遵守不廢嘗嘆以為世之若此者一家耳今讀虞公所著南豐先生祠堂記知先生亦有義田在臨川金谿二縣世守規約與范氏不殊兩家盛德之長異哉夫以范公之忠義功名天下所

倚賴而甫參大政以沒位不滿德焉曾氏三兄弟子宣為相子開終翰苑先生止西掖名位有差子開雖亦賢而䰟然以儒學文章重者莫先生若也嗟夫宋之賢人君子若范公之與先生者希矣其君之國不能保而二家之田獨至今存自將傳之無窮惜當時不究其施為深足恨而其子孫所以為憑藉扶持者又豈竭其勢力之所可能哉觀于此者足以有省矣

文定公初置義田令本房子孫不得食文昭公增置田

乃令食之太樸熟見其家規約云爾文定之不自私文昭之均其施皆可喜也

題牟成父所作鄧平仲小傳及濟邸事畧後

隆山牟君成父之父祖仕宋皆有列於朝君早侍左右凡典章故實具能言之號稱博洽此其書鄧平仲及濟邸事以遺曹士弘者盖士弘以史事自任故屬之如此吳曦之誅實楊巨源結李好義舉義之功爲安丙輩娼忌擠没今陳監丞衆仲跋語舉以爲言當矣前代記曦

之事詳者惟李心傳嘗讀其朝野雜記亦畧于巨源近有續陳均宋編年者頗載巨源事而多舛錯雖能書安丙殺其參議官楊巨源而復以擅殺孫忠鋭之罪歸之大槩當時功歸於丙故其事不白惟俞文豹吹劍録具載巨源本末併所撰治書及丙與彭輅謀奪巨源兵令樊世顯殺之於大安城下又言其妻子流離困苦狀使人憤惋蜀多義士編年亦並載平仲之志壯矣使牟君不記世未必知之也史彌遠廢濟邸罪狀明著宋季諸

公文字班班可見鄭清之乃自附於善類者故年君特發其隱耳韓昌黎所謂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年君所記二事有焉然予又嘗見方回跋某人寶慶録謂濟邸切齒楊后彌遠所為于是彌遠與后冢謀廢之彌遠既訪求得理宗楊后欲見其人因策士日令理宗入内庭后於簾中審視之計遂定令年君謂寧宗崩彌遠夜名理宗入使楊谷楊石白后后持不可七往返以危言脇之乃從與方所記異以事推之方記當是也予

疇昔好聽遺老之談說見稗官野史有可以備紀述者輒不忍棄如俞方所云皆録藏於家今不能悉記姑誦其畧以附焉吁年君子不及識今不可復作矣吾儕之晚出者亦且老後來尚復有談及此者乎良可慨已

答陳衆仲問吹劍録

承問俞文豹吹劒録舊在宣城吳子彥家閲其先丞相履齋公藏書見之中載楊巨源誅吳曦事為安丙娟忌殺之讀之使人憤痛又一段陸子遹宰溧陽以田六千

餘畝獻史彌遠大為民害其事亦可怒俞括蒼人文字一册著論詆諸葛孔明云其兄文虎嘗以其說應舉又記朱文公劾唐仲友仲友在台州時眷一官妓嚴蘂奴者文公捕送獄值其提刑行部問汝欲何處去妓賦詞以荅有去也如何去住云云遂釋之俞謂文公遷怒見其議論乖異遂不全抄止録楊陸二事及雜說數條于楊事意欲拈出以矯史氏之失其紙雜夾書帙中久不見未能抄上雜記也李好義後為總管嘗於元夕賦望

江南云思往事白盡少年頭曾率三軍平國難沿邉四郡一齊收逆黨竟封侯元宵夜燈火閙啾啾廳上一員閑總管門前幾個紙燈毬簫鼓勝皇州此乃久不遷怏怏語一小説中見此而續宋編年乃於曦誅數月後開禧二年二月誅曦載李好義遇毒死又不知何如也方虚谷亦熟前朝事記寧宗崩夜名理宗入内一事尤備他日執事當筆討論當詳録以呈或可為涓埃之助云爾

張氏先世勑黄後題

右故宋勅黄三道遷敷文閣待制張公運與其子監権貨務旻容之所受也張氏世居信貴溪裔出唐相文瓘至待制父子仕南渡後繼有顯者入國朝開府以元教興備極寵榮羣從子皆列在守牧開府之孫德隆寳藏此軸不惟見其家世之盛而前代典故如太廟行禮及疏决編排引見差官既除官告身外又復降勅因可攷也

三勅在紹興二十八年三十一年隆興元年前後首相則湯思退中則陳康伯當秦檜既死孝宗勵志之初而

思退復用當時事勢并可知矣

権貨交代潘慈明乃吾蘭溪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嘗知江州建濂溪書院朱子為作記者仕至秘書丞荊湖北路轉運判官亦名士宜附於此

張氏墓銘後

士生有純茂之行被於一家一鄉而不能達之逺有通敏之才見於一官一事而不能顯於世至於終老隱約漠然不與世聞余讀餘杭張元甫誌銘而考其平生殆

若前之所云而深可為喜幸者有子也君之次子令龍溪主簿舜咨有儁才而多藝長子從政既得禄及見親老壽以殁距今且七年来調官京師歸而營葬懼隱德之弗章也求能文詞者銘以揭諸墓上時陳衆仲監丞張仲舉助教與其同在國子學皆素與舜咨友善者于是仲舉狀其行衆仲為之銘而俾愚書之以助成其志焉嗚呼人子揚名以終孝而能以善繼者揚名之實也君子立言以垂遠而言之足信者傳遠之道也舜咨既

能孝而陳張之言皆足以取信矣余之書固不足以為輕重而亦不敢以辭故為之書而識其後以貽之爾

蘓御史治獄記

獄重事也斷獄難事也愚嘗身親州縣而信其然矣比歲五府官决囚亦以屬吏詣府受約束見其羣坐一堂之上讞議可否動多牽制而專者又病於愎乃若舞文自營曲致疑似以開緩縱應慾論决者必留一二而不肯盡至若幽隱之寃鍜錬之誣往往而有則未嘗究心

察之蓋其假活人之名以沽陰德而不知陰德之在此所存既偏則當明者闇此通患也古之論治獄之道者曰明允曰中曰敬曰慎曰審曰勤曰哀矜曰平恕有一於此足以為之本末有不能是而可以司民之命也令觀蘇公伯脩為御史時治獄記十餘事竊為之太息公所涖湖北一道同列者衆矣微公則出入之誤尚誰覺之哉嗚呼獄也者造物不能使之生長吏不能使之死死者可生生者不憾於死其惟蘇公乎吾是以推本為

言之也朝廷患獄囚之多滯三嵗遣官一詣諸道決之此良法也近復尼不行殆必有其故矣使人人如𤋮公復何慮乎

呂文穆公誥詞

呂文穆公既相宋其從子文靖公文靖公之子正獻公皆相繼相為名臣世家與宋始終文穆世居河南文靖由壽春徙開封建炎渡江裔孫一派僑居吾婺於是東萊先生出焉先生之祖父曁其季大愚忠公皆葬武義

縣之朋招山呂氏遂為婺之望族近益衰微凡譜牒告身遺像之屬為人所購售至昌稱苗裔者有之竊嘗為之嘆息茲来京師獲見文穆進封徐國公加食邑誥一通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霈澤也九世孫某所藏故物宛然典型如在非賢子孫不能世守也伯温昆季方進歷華要河南之世復興又安得不為之深喜乎

唐鄭渾告身後題

唐神策禁兵官者典領其將校之選重矣今觀鄭公告

身稱左神策軍散𢿱兵馬使押衙銀青光祿大夫簡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國鄭渾可越州都督府司馬餘如故按兵馬使押衙職事官也銀青光祿大夫階官也祭酒檢校官也中丞兼官也上柱國勲官也今都督府司馬後告下有守字次兼官上唐制職事官高者稱守詞云雅宜進秩則亦非正任也餘如故者他皆無改也與訾守忠同制詞云依前件則守思亦授是官也詞云共揚禁壘之威則未嘗出外越府都督必在神策

軍者遂領無疑也此大順元年十月當昭宗時中人執國柄强臣悍將充斥內外而鄭公乃以忠勤被褎亦異矣今幾五百年子孫猶傳其家寳藏此誥豈非忠勤之世有永而弗替歟裔孫元椿自閩來京介友人闕叔善書求識其卷因以示王伯循待制考訂已悉輒復以所見附於後云

汪氏浯村詩跋

浯水出琅邪靈門縣元次山中興頌湘江東西中直浯

溪蓋磨厓處也浯水罕見稱而浯溪特著則以次山故爾嘗見次山名零陵七泉皆於字傍加水浯溪之浯亦此類至浯臺之加山塘亭之加土可見其皆以意為之也新安汪氏改其所居吳村為吾又加水為浯其慕次山者歟今讀其所自為記謂與世聱牙樂於隱遯信乎其慕次山也次山遯矣叟不徒慕乎其外而慕乎其中異時浯村之名亦將大著于世豈獨浯溪也哉

辛酉進士題名後題

至治初元其湥與奏名今二十有二年矣六十有四人者東西南北聲迹之相聞益少茲來學館幸睹題名升沉存沒尤不勝其可慨矣惟吾榜得人見稱爲盛政事文學布在中外者夫人能歷數之若愚之不才而厠其間則未知指目者之謂何也然前瞻後顧警練整飭以無貽諸公羞則亦不敢不勉而名位之不逮則非所愧也同年翰林待制趙君伯器以摹本緘帙見示因書其後

又

至元六年秋某被國子助教之命時李好文惟中自浙東憲僉入為司業同北上繼而惟中別除一時同年多在成均者司業王思誠致道監丞司廣彦恭典簿趙璉伯器明年至正改元惟中擢祭酒某亦忝進博士致道彦恭皆以御史選出僉諸道憲伯器選刑部主事又明年惟中為西臺治書侍御史伯器遷令官至正後自外任入者寳源庫提舉尚克和子正秘書大監伯圖嚕丁

致道侍儀使康惠山哈雅 公亮禮部侍郎台哈布哈兼善子正不久卒官𤋎善近出守紹興今在京師者惟伯器致道公亮暨某四人中間聚散可見自始至今相與最久者伯器耳然某與伯器不但同年之好自其祖貞獻公時受知于今三世餘三十年他人無是也兹其所以爲尤厚也歟

米元暉雲山圖

往年過京口登北固眺金焦俯臨大江時春雨初霽江

上諸山雲氣漲漫岡嶺出沒林樹隱見恨無老杜盜胸之句為之發揮乃今倏見此圖知海岳菴中人筆力之妙能盡得予當日所睹掩卷追念不覺惘然

書法畫法至元章元暉父子而變盖其書以放易莊畫以簡代密然於放而得妍簡而不失工則二子之所長也

李西臺書

唐詩文體凡屢變晚季遂不逮惟書字迨三百年猶有

貞觀永徽以来風骨氣韻李西臺雖在宋初實唐人書法之終也過此則益變而下矣乃知古人法度能世守之未有不善者筆札細事爾可以考世變焉

題儀禮點本後

北山何先生標點儀禮其本用永嘉張淳所校定者某從其曾孫景贍借得之欲求善本傳錄而不可得一日三衢程國表来相與觀其書自言適有永嘉本當以見遺之未幾果令其子持至爲之喜不自勝殆天有以相

吾志也時方苦痁疾兩月餘羸瘠委頓又二月既望痺熱雖去而餘症未平即出是書奮然命筆人咸勸其不宜終日傴坐勞手目力者應之曰吾樂此病非所䘏也起十七日至二十九日而畢夫以難讀之書使按考注疏切訂文義以分句讀非數月之功不可令蒙先正之成而趣辦於半月之間可謂易矣然自今方熟復詳玩究前人之用心以通十七篇之奧其敢曰易乎哉使吾後之人知得是編之若有相而病且不敢廢學如此則

庶其寶愛誦習而亦不敢以易視之尤吾之所望也張淳校本朱子猶有未滿今先生間標一二於字音圈法甚畧或發一二字而餘不及盍使人必其自求之耳今悉仍其舊而不敢有所增也

書荀子後

頃年因讀史記諸書紀荀子歲月而有所疑因參攷其說令觀唐仲友攷定以為卿遊齊去宣王世遠皆在襄王時盍王一說也性惡一言大本已失唐論謚縮而不

敢書末謂李斯韓非非師之過吁何其異也心術之微

固可即此而見矣

吳郡錢佃耕道刊此書于江西漕司據元豐監本叅校

自謂特為精好陳振孫書目亦推其視他本最為完善

今考之則文字訛舛甚多二公未嘗細察也校刻之難

可不慎歟嘉定中權知隆興滕强恕再取漫滅者新之

亦未及此强恕字仁伯金華人

再考荀卿嵗月春申君死當楚考烈王二十五年齊王

建之二十七年自齊宣王至此為八十六年據鑑大事記宣王在位二十九年則為七十六年上至宣王元年凡一百年大事記宣王十八年書聚學士稷下卿年五十始遊齊必在此後逮春申君死當九十餘不可謂卿不及見宣王也唐氏又以孟子在宣王時卿何不相值通鑑宣王二十四年孟子適齊二十九年去齊首尾六年卿來或在孟子之先難執此為斷也且齊襄王元年正王建二十七年凡四十六年若卿以五十遊齊至此

亦九十餘歲月無以異也大事記襄王五年卿爲祭酒

書揚子後

右揚子法言十三卷晉李軌注錢佃用國子監治平中舊本刊之當時已用宋咸注增入矣今以所注本考之李注簡宋注詳凡李注本其文詳者皆所增入也其明注咸曰而誤以爲李注則佃不考之過也如正文淵騫篇一段脫三十六字注字訛誤甚多或間提行處或然或否亦有文未斷而復提者其校定豈得爲精也司馬

公宋咸唐仲友序附録於後以見諸公之推尊揚子者如此之至仲友畧及出處而以易之肥遯當之義殊不類葢亦曲為之辭者吾之所信則有朱子之評在

書文中子後

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其言為人傅會不可謂全書論其粹處非荀揚所及續經之類皆非其作朱子極論續經之僭而又曰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强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子是乃福畤之所為而非其意二先生

所以論王氏者當矣愚嘗觀韓子送王含序謂讀醉鄉記悲其託於昏冥以逃不遇聖人爲之歸者以爲績葢通之弟通之學如尊孔氏與韓同科何以無一言及之稱醉鄉之文辭而績經中説乃反不道耶因是而思福郊福畤與其門人既傳會成書當時耳目猶近故藏於家而不敢出意數世之後殆不復有辨之者故劉禹錫李翶始舉其名二人與韓同時而韓獨不見葢其傳猶未廣唐季皮日休司空圖好之而始章其出沒隱見之

故可知矣然其歲月事實牴牾乖刺終不足以掩後世之耳目也夫子之於親弟子之于師其所以尊崇褒美之者固無不極其至然當以誠心不欺為主虛美誣辭豈所以為愛也哉不惟自陷于妄偽而反為父師之累至有不自信其真有是人者郊時門人之罪可勝誅哉因書之以為世戒

王彥章畫像記後題

歐陽公著五代史書王彥章死節事且健其材壯其志

奇其言深致意焉葢亂世忠義之士少所以抑揚之者
不得不然然其事梁之罪不可揜也故又曰天下惡梁
士不幸生其時不爲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禄者則必死
人之事若彦章者可謂得其死矣此正論也異時記彦
章畫像謂於五代書至于公傳未嘗不感憤太息恨舊
史殘畧不備喜得家傳而知其詳反復德勝之戰稱以
天下偉男子夙昔想見其人而幸獲拜其像以爲希慕
之至焉者也嗟乎公于彦章何獨惓惓若是哉古之名

將効死而不屈者不少矣豈以紀述之故而不能忘情耶然亦太諄複矣春秋之法深治亂賊之黨公之為史也自言有取於春秋此獨未之思耶子路死于孔悝之難君子猶謂其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夫子路特見義之不精豈若彥章黨逆賊而為之用乎權其輕重則死難之美豈足以盡黨賊之惡矣乎凡人有所明亦有所蔽歐公蔽於此故明有所遺韓通不見録也宜哉

長安誌圖後題

長安古都邑之冠也周秦漢唐前後相望其山川城郭宮室之制于法宜書三輔黄圖最古宋敏求之志呂大防之圖記皆後出凡前人所述悉具於此矣同年東明李公惟中治書西臺暇日望南山觀曲江北至漢故城臨渭水慨然興懷取志所書以考其迹更以舊圖較訛舛而補訂之釐為七圖又以自漢及今治所廢置名勝之跡涇渠之利悉入附之總為圖二十有二視昔人益

詳且精矣書成以寄予覽之而有感焉自禹别九州雍田為上周始居豳太王自豳遷于岐文王徙于豐武王都鎬數聖人突起經營因其地勢之雄以興王業豈非灼然有見哉平王遭犬戎之難遷于東都始以其地予秦凡秦漢間言秦之形勢者乃周之形勢也婁敬淺陋不學但知有秦而不識文武成康全盛之周末足深恨而漢之羣臣舉不知有周一代之治大抵承秦而岐豐忠厚之俗迄變而不返此可為深恨也夫人之見聞詳

近而畧遠志圖所紀唐視漢為詳于秦已畧周則泯泯無攷矣人徒見後世窮奢極侈千門萬戶以為壯麗意謂先王之制必崇尚儉質不厭卑小無動心駭目之觀不知天子之居自有常尊惟王建國辨方正位一本宏大之規太王為諸侯時綿之詩敘宮室宗廟門社成法井然況於武王鎬京之宅哉周官象魏兩觀五門内外之朝其高大深遠猶可想見而考工記匠人營國之法亦有可稽葢以法度為威而威亦非不足也班生云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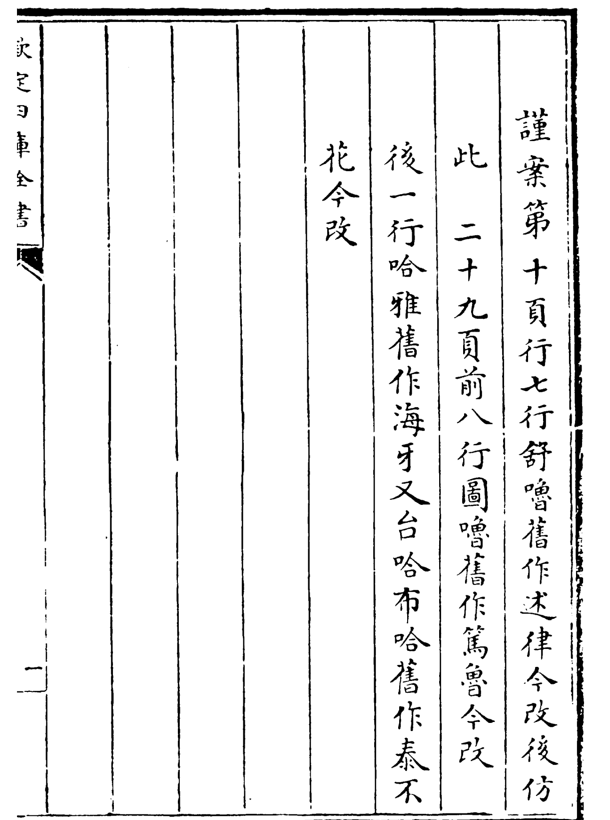
知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惜其歸之當時而不曰周室之有制耳今李公作序首言周於漢唐之上且及夫積累深厚子孫延長之故指周為多獨能推究其本始者故愚得以并發所欲言者焉

米元章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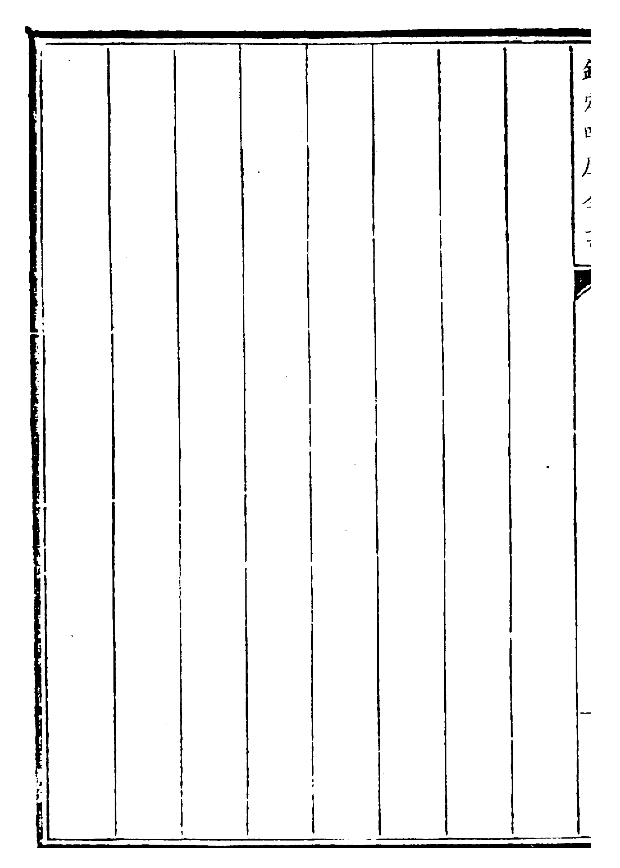
宋初書體未離唐蔡忠惠猶謹守法度至黄太史米南宫始大變矣米公既被徽宗顯賞高宗初嗜黄後尤嗜米至貴其子友仁以鍳定所得生死榮遇極矣魯齋王

先生嘗論米書謂當於放中求妍葢他人放則不能妍放而能妍所以為異覽者徒見其欹側怒張之態而不察其秀媚映發之姿此魯齋所以有求妍之說也可謂善評米書者矣此三帖皆奇前一帖崇寧初米為江淮制置發運司勾當時蔡京當國在政路者皆其黨謁禁固不足道開閤待天下士正恐得曲學阿世之徒爾何足望哉

禮部集卷十八



謹案第十頁行七行舒嚕舊作述律今改後倣此　二十九頁前八行圖嚕舊作篤魯今改後一行哈雅舊作海牙又台哈布哈舊作泰不花今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蘇曰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禮部集卷十九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四百七十一 集部

禮部集卷十九

元 吳師道 撰

策問

江西鄉試策問一道

國家幅員既廣職官亦衆銓衡進叙專以年勞由是選法多壅簡拔未精清濁渾淆賢愚同貫積久成弊有識患之兹欲澄清吏選大明黜陟俾清濁異流賢愚甄别

官稱其任人無倖心或行考課之法或用薦辟之令或因而增秩或不次擢才凡茲數者樂聞折衷

又 南人

蓋聞天運之不齊隂陽之或忒旱乾水溢無世無之雖以堯湯之盛而猶不免也春秋水旱不雨必書所以恐天災知戒而思備也故臧孫辰告糴於齊說者以為譏其不知豫備九年七年之水旱而民無捐瘠漢人美其蓄積多而備先具也國家土宇之廣歲入之豐而調度

實繁郡縣寡儲年或不登則在所告匱茫然不知所措
賑救一仰於兼并之家至不愛名器以假之丁未之灾
亦可鑒矣比歲水旱相仍間有樂土民仰懋遷米至大
困今夏亢陽徂秋不雨數月江淮南北赤地數千里米
價翔貴饑饉之憂兆於此矣朝廷雖設義倉有司漫為
文具緩急不可倚也周官荒政十有二可歷舉而講求
歟開倉發粟俟得請則常緩不及當早計而先定歟督
糶勸分使民重困而無實惠何術而能周防歟儒者之

慮嘗失之過今之灾未若丁未之甚然有備無患亦不可以緩也繼令而後義倉之政若何而無弊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亦在所當行歟諸君子以經術時務出為世用其毋以過慮為嫗出位為諱悉心以陳將以轉而告之上

又擬二道

問益時平則脩武以蓄威世艱則奮武以戡定閑習之有素則臨事足以折衝訓御之有方則倉卒可以無患

此經國之遠猷而安人之上務也我朝承平兵久不試邊徼材武所萃脩則嚴矣内郡武臣繼襲者多不更事兵惰律廢殆無所用之去歲西陲小警江淮遣戍命下或羣起剽刼殺傷城邑震擾野無居人部統者莫之誰何甚則縱之為奸未獲分毫之力而良民先被其害事已不敢痛懲務為姑息此風甚不可長也夫政之不肅禁之不嚴其責固有在而法固可舉也竊以為國家不吝爵秩廩食畜之數十年希一旦之用而乃若此則亦素

不知教不明於義之故也古大司馬三時教振旅茇舍治兵因田以及軍事而仲冬大閲以教其金鼓鐸鐲鐃車徒旂物之用習坐作進退擊刺之節其法當行歟漢唐舉將帥之科近代習韜畧孫吳書陳校技力之制可稍采而用歟夫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傳者以教孝弟忠信為先何所寓而施此歟東山采薇出車杕杜之詩藹然忠君親上之誠先國後家之意說者以為序其情而憫其勞悅以使民民忘其死何道而臻此盛歟

夫安不忘戰平居閒暇正宜豫備之日文事必有武備入而討謨出而敵愾古之人皆是也諸君子講于前代之宜目擊當日之事能不為國家深長慮而有以處之乎悉著於篇毋憚出位

又

問有國家者必稽古以為治為子孫者必視祖以為法是故率祖攸行尹以勉君事不師古說以進戒去古寖遠損益靡常然國家之所宜人情之甚便者不得而改

之傳世既久因革不同然良法之已行成規之具在者不得而變也遠稽諸古近法乎祖而治道畢矣洪惟世祖皇帝肇造區夏酌古準今創業垂統缺而未遑者固有所待傳而可繼者豈無望於後世之人哉有司竊以為當今有宜復古制者四有宜法世祖者二頗其中又有可言者願從君子質之常朝之義所以接君臣辨儀等博咨訪通下情者也今百官入見歲不過宴賀一二日非大臣近侍鮮得望清光者此古制之當復一也或

謂日日行之慮以為煩間日一朝之制可從否乎諫諍之官所以拾遺補闕獻可替否不以無可議而弗設也今臺臣雖有言責靡專匡救之任此古制之當復二也伊欲以諫設官尊與臺官少置其員而專其任可行不歟給事中之官漢以次侍中分左右曹平尚書奏事掌倫顧問唐以隸門下專掌封駁命令務使出納惟允今雖備朝列無所關掌此古制之當復三也夫既有其官則宜思其任抑從漢制為宜歟抑循唐制庶幾納言之

道三省之舊歟錢幣之法所以權衡百貨貿遷有無歷代未有偏廢者國朝始行楮幣一再變法幣益輕而奸益甚往者嘗用錢重輕失中已而廢不用夫制法之不善非用錢之咎也至今議者咸以為惜此古制之當復四也伊欲兼行錢幣大矯往失何術而可歟世祖皇帝混一之初開誠布公攬延俊乂南北參用朝輔彬彬咸効其能用事之臣過為甄別一憲府掾亦屏南士而不用徒乖無方之義而示不廣之量或謂玆乃矯浮薄之

獘而為之者今欲法世祖皇帝之叅用矯獘之道若何而無戾歟世祖皇帝寤寐求才間遣徵天下道德魁壘之士召見賜問待以不次之擢當時得賢之盛無與為比或謂近年科目既開又有遺逸之舉便宜不復出不知遺逸之令蓋有意於科目之所不及而徒為文具今欲法世祖之徵士科舉之意若何而無悖歟諸君子平居問學有志當世察於古今之宜熟矣凡此歷代之所以不廢祖宗之所以已行有關於時務之要者是用樂

聞啓告以裨政化其毋訾我以六事之外他不及而三古之上未之談焉

鄉校堂試策問

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不有先覺何所倣而成德哉故表賢旌善為政所先而考德問業學者所向况於居其鄉不知其人可乎吾鄉蘭溪實婺之望山川明秀人物效奇古昔槩可知矣世遠失傳若唐徐安貞以文顯近代董少舒金景文以孝著郡志可攷也當宋之

南羣彦輩出范浚心箴獨爲子朱子所取且有不知從
誰學之嘆而楊子立則又親受業於朱子者今惟語畧
一書僅見於世應鏞邵囦皆邃經學今衛湜集禮記解
間見稱引而他書無聞范鍾以高科爲賢相而言論風
旨述者葢鮮其表表者固如是他未易悉數也風流日
微名字僅存有問焉莫知所以對豈非可恥之甚者吾
黨未必爾也故竊願聞數公道德之梗槩學問之淵源
文章著述之遺軼散落者庶幾感慕振勵之餘將有追

高風而媿之山川如昨詩書方興罔俾專美於前繄諸君子是望毋曰是非經史時務之大而何問之迂也

國學策問四十道

問古之帝王資學為先故石渠有制金華勸講崇儒問道有自來矣講讀設官昉於唐世方今建明著為令典精誠啟沃必得其人將在廷儒學之士充選與抑若河南布衣者亦當進列歟專任兼領孰為當歟員不必偹而唯其人歟

又

問律之為書定自唐世國家酌今準古據以從事用之最急者也今學廢不講吏或不知將何以議法而制事哉今欲倣古置律學授徒定程式以試吏可行與否願聞其詳

又

問江浙鹽法之弊久矣近者貪暴為政壞已至極難概跡舉姑以今之所急者言之歲課虧額數十萬何以補

之舊引之積而未售者尚多新者將安所售耶抑配則重困民減弛則無以佐國用遣官講畫且為此爾智者處之必有佐時之策

又

問隆古盛時禮節脩明貴賤有章衣服不貳民志攸定財用阜蕃中世以降澆風日滋敝奢麗美服于人不為限制推以經久故比者朝廷定輿服之程申刑罰之禁行之且三十年有司稍弛民寖玩愒奢僭益甚今其何

施俾之自化請言其本勿隱勿迂

又

問豳風有云二之日鑿氷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獻羔祭韭葢藏氷出氷說者以為節陽氣之盛其效至於雷風霜雹調柔不怒民不疾夭或又謂此特聖人輔相調爕之一事不專恃此以為治是則然矣雖非所恃而猶不敢廢何歟豈陰陽之和冥冥中賴其助而人莫之知歟天人相感之際亦學者所當究也彼土牛送

寒鑚燧改火之類推此一端足以通之其毋以為不切之問

又

問至治之世不能無盜唐虞明刑成周詰姦見于命官之典後世從可知矣方今太平無虞而蠻儌蛋丁時時竊發至于興師小者奪攘剽刼道路相望都邑輦轂之下奸人無所畏忌禁非不嚴也而猶若是豈法有所未脩歟抑吏非其人而致然歟夫道失而民散民散而盜

滋不求其本而區區鋤治禁防之末或者不可歟然欲求其本則潛消默化必遲以歲月而目前之害救之殊不可緩其術果安在歟明于當世之務者必有以處此願悉陳之

又

問經載聖人之道史記歷代之事經史者時務之所從出而經又史之所從出也以道制事則經不可以不明以古準今則史不可以不講舍經史而談當世之務可

乎今策試之法或止以時務而不及經史不及經史者豈專以時務為急乎抑雖不明言經史而經史自有所不能外與史猶可置也經者道之所存而事之本也其可置歟有司必不以淺待諸生而諸生之所自待者亦必不爾願聞以袪所惑

又

問先王之世選舉之法書其德行道藝者起于鄉閭容或不公而唐虞以來至於成周數百年間書傳所記選

舉有不實之奬逮至後世變而任一切之法若糊名而較其一日之長者亦可謂至公矣而往往得人不能如古豈立法之未至歟抑有司操取人之柄者未善與

又

問前代任官有辟舉之法資格之外往往得人國朝銓選屬之省部而貴人百司得以薦舉亦良法也近者廢而不行豈惡其干請奔競之私濫冗壅滞之奬而然耶夫舉爾所知豈不愈于不知而用者至於私且奬焉則

禁制之未詳爾乃一切罷絶之可乎今欲人無濫舉舉不失人合乎古之意而不碍今之法若何而可

又

問廵尉雖早官以治盗為職獄事之發端人命之所闗非習於法而健於材不足以為也方今蔭入仕者例得為尉當受命為教官者得假廵簡以出夫以不從事之人而治重刑之事未離誦説之書生而當督捕之任毋乃用之失其當歟闕 豈以政而學者不論其素習

而能官官無所不通歟令天下之務莫有急于治盜矣

苟非其人何以責其功委任之道試言其宜

又

問先王之治崇本抑末惰游有禁況乎京師者四方之所視效其俗化尤不可以不謹也今都城之民類皆不耕不蠶而衣食者不惟惰游而已作奸抵禁實多有之而又一切仰縣官轉漕之粟名為平糴實則濟之夫其疲民力冐海險費數斛而致一鍾顧以養此無賴之民

甚無謂也驅之而盡歸南畒則勢有不能聽其自食而不為之圖則非所以恵卹困窮之意緊欲化俗自京師始民知務本而國無耗財則将何道而可願相與言之

又

問古者胄子之教専以公卿大夫士之子設也今國子學弟子員有蒙古色目漢人之别蒙古色目宜在優崇故沿牒而至者不限遠外而蒙古之視色目尤優牒保者不必其子孫弟姪也遂至滋多混淆壅塞其為朝臣

者之子弟乃或待次數年而不得進盖議法之初未料其獘之至此也今欲循教胄之義而適古今之宜使序進者疏通而無弊其何以處之

又

問京師生齒太衆糴價常貴欲强使之減賤不可得也今嵗南船俗至販區盈溢精鑿之米至與太倉陳積者其價相若前此所未有也頗聞外郡旱歉道多流民賑貸之事行將有不免古之善積者人棄我取賤極而貴

物理則然廣儲蓄以豫為之防可也為有司計必出于和糴和糴則重擾煩而米且不至矣然則便利之宜變通之方若何而可

又

問古者因生以賜姓胙土命之氏姓所以繫統百世氏所以別子孫之所出制婚姻明人倫莫此為重也後世譜系之制不明妄立擅更固已漫不可稽然稱記紀載猶賴以有別也今之蒙古色目雖族屬有分而姓氏不

並立以名行貴賤混淆前後複雜國家未有明制抑以為若此者未足害治歟抑敦尚淳質而不變革與否必有至當之説

又

問朝廷比者患獄囚之多且淹也每三歲命五府官分詣諸道決之亦良法也近復泥而不行豈有所未便歟抑以其擾煩而止歟且天下之囚自州縣至於路歲有風憲之審録成案已具上之省部俟報可論決則付之

在外有司足矣不然則遣官之出跡其年而簡其人是亦可也二者之中願聞折衷

又

問守令之職最為近民休戚所係不可不慎比常申舉人之令嚴失實之罰卒未睹其効比年此制復格而不行豈以為無益而止歟其故何也今郡守多缺縣令多猥冗不稱或未嘗親民而輙為是官尤不可也銓選之法若何而宜薦舉之方若何而可此誠時務之切者試

一陳以觀遠識

又

問郊之祭也聖王之所以敬天而尊祖也有國家者莫先焉方今當太平之期海宇晏清民物阜康肇舉殷禮宜也然是禮之行必將其儀物豐賞賚則財不免于費恩澤覃及則官不免于濫甄寬宥普行則刑不免于縱三者將何以處之不輕於行者豈不以此之故歟其思所宜以佐在廷之議

又

問古者惟祀兹酒羣飲有禁漢著賜酺之令法意甚美風俗猶近厚也利興于権沽而流於後世雖欲禁民之無飲不可得矣今列肆飲坊十室而九糜穀作醪不知其幾倍於粒食也鬭爭凌犯之訟失業蕩産之民皆由於此而為政者不知為之限業可乎非惟不之禁頋禮為有樂而飲宜縱之爾古所謂樂民之樂者固如是歟伊欲使民循禮而有節德將而無醉非教化浹洽人人

有士君子之行者不能至是則其效又未可以猝致也其將何以圖之

又

問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謂不可闕人廢事也立政有三宅三俊之目則兼已用未用言之俊所以為宅之本也今天下之廣職官之衆取人之路不為狹矣而在廷之官或尚有缺諸道風紀之正使大郡之牧守往往虛焉豈果無其人邪抑艱其選而不輕畀邪夫才

不儲則乏不養則衰失之於平時而索之于一旦不可得也國家之於儲養未嘗不加之意且若何而儲若何而養必有其道矣試一言之可乎

又

問民間役法南北異宜大槩有三曰差役曰雇役曰義役近者廷議江南雇役許民從便固良法也豈北不可行歟抑差役義役或可廢歟抑兼存而並用其于南北何者為便歟試言之可乎

又

問自周之季禮壞樂崩秦滅其籍禮書猶間存一二至於樂則亡矣僅存樂記而止凡聲容器數皆不可考今郊廟樂器果古之制歟其聲容猶可以彷彿古之遺歟考中聲以定律此最要事也果若何而合於古法歟其考詳以對務為精鑿可行毋徒以樂由心生樂主和之說藉口以蓋其所不知

又

問近者貢士之外復有遺逸之科蓋深藏山林高蹈丘園者慊於自進而有司不能盡舉爾夫子嘗曰舉逸民則古已然歟三代時鄉舉里選之公士之懷德抱藝者未嘗隱而不見然耕莘築巖釣渭之流何以不與於賢能之書乎漢之嚴光唐之陽城溫造不可尚矣其他不免釣采華名捷徑索價之譏則為是舉者亦有得有失歟國朝初年徵用儒雅者碩魁壘之彥接迹於朝當是時科目未興也設科以來得人可數矣特行負其言者

或出其間閞別是途或足以矯之歟人心澆訛清議泯
泯彼方沮於進士之多艱而幸于舉牒之易得紛然雜
起一郡動數十人遺逸必不若是多也本以待特起之
才而反資奔競之輩真其人者必恥於同列則遺逸者
愈不可得其制法殆有可議者歟諸生其明思以對期
於賢之無遺而舉之不濫豈不以為美哉

又

問帝王之禮至周大備嬴秦滅學經籍散亡漢初遺書

稍出博士諸生亦或記之禮古經者今儀禮也記數百篇二戴删之今禮記小戴書也周官最後出立于學宫所謂三禮是也前代三禮列明經學究科士猶誦習而知其說王安石廢儀禮度數之學遂絶不道談虚文而已夫以三禮論之則周官為綱儀禮乃本經而禮記諸篇則其疏義三者固有本末之相須而不可缺是以子朱子慨然定為儀禮經傳通解集註之書未完者門人又足成之可謂禮書之大全千古之盛典也乃今設科

僅止禮記儀禮廢久固莫之異若周官者豈以其間有
與他書不同而疑之歟抑以用之者徒多事而無益歟
以唐太宗之英君信其可行關洛諸儒曾無異論世之
詆毀者可盡信歟朱子為正學之宗他經訓議皆所遵
用禮書乃其用意者而獨在所不取何歟謂宜表章通
解一書與三禮並其精治者優異以待之可也明體適
用之學莫大於此而去取之際不能無疑願從諸生質
之

又

問周衰孔子沒七十子之學散異端並起孟子時楊墨盛行前乎夫子固嘗曰攻乎異端矣夫子所指異端者誰歟夫子問禮於老聃親與之接楊朱師老子者墨子或以為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蓋莫能明列子莊子皆傳老子之學者莊子亦與孟子同時然夫子之言一不及老子楊墨孟子之言不及莊子何歟觀於七篇之書管晏之功利儀衍之妾婦陳仲子亡親戚君臣上下許

行不知君子野人農末之相資白圭之貊道宋牼之利說固皆在所斥然專以闢楊墨為言意安在歟申韓原於道德之意太史公有此言也彼其慘刻少恩罪浮于諸子當與善戰服上刑者同科孟子獨無一言斥之何歟莊子以儒墨並言無怪也東西都以來儒墨孔老時時發于文士之口韓子推尊孟子功不在禹下而孔墨相為用何以筆之於書歟凡此皆求之而不得其說者若夫後世異端之害又在所未論也二三子究邪說之

原明聖賢之意詳陳于篇以觀所學

又

問三代而上義理素明學者習而知之故其材成德立皆能有益於人之國家而治効之盛非後世可及吾夫子語門弟子未嘗及性而言仁亦無正訓是時猶不待辨而明也孟子時則已不然故舉而號於人曰性善曰仁人心也大者如此他概可知矣孟子沒而道無傳由漢逮唐諸儒之所誦說學者之所討論皆未能灼然有

見於道士生其間不過隨世以就功名而所立卒不逺古者職此之由歟近世大儒特起始有以續千載不傳之緒性命道徳之㫖天人皇王之與煥然大明家習而人誦三尺童子亦能言之可謂盛矣其學之所成就宜可以為聖為賢出而見於用宜皆可以致斯世斯民于三代之上然校功程能視漢唐得人反或不及其故何哉昔猶可諉曰道之不明今何所諉乎豈義理之學果無益於治歟抑學者未能實知之雖知而未能實踐之歟

諸生學於此將出而用之者也幸推言其然毋使以儒詬病者得以藉口

又

問有虞之時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巡狩一年而畢四朝分方而至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之時之事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來朝之時之事也成周則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其年數之不同固因時之

宜然唐虞時廵但考制度而敷納明試在其來朝周則考制度明黜陟並在廵時而來朝無所事者何歟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大行人之職有春朝秋覲夏宗冬遇之别而又有時會殷同乃周官所不載何歟所謂圖天下之事比邦國之功陳天下之謨協諸侯之慮者又各以時而不相通豈圖事者不必比功陳謨者不必協慮歟考之王制則曰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亦周事也則又異于

尚書周禮所云何一代之制而自相戾也凡此皆明著於經學者之所當講而通之者若乃後世廵狩來朝之事非虞周比者未暇及也俟他日言之

又

問古之為教詩書禮樂周之樂正所職是已吾夫子雅言亦止於詩書執禮禮獨以執言是其用之切者尤在乎此也若夫易則掌於太卜春秋則藏于國史非施教之具也吾夫子繫易而暢義理之旨脩春秋而著褒貶

之法後人始並詩書禮樂以為六經而學者肄焉樂經既亡經止五而已夫易兼天人之奥為五經之原是不可不尊而春秋乃聖人之權衡非學者所可驟語故自漢以來列五經之序則首易次書詩禮而終之以春秋其體統次第有確然而不可紊者非以為有優劣也科目之興人治一經者未有不兼通他經而得為學者也今之習易書詩者固不乏禮止小戴記已非其至而習者絶少至於春秋則比比皆是也聖人之所急者置而

不講其視以為可後者則靡然而爭先毋乃好尚之偏歟為有司者固當據前人之成法寓造士之微權顧乃弗之察而反有以助之豈論聖人之經者不當若是歟不然則抑揚進退先後多寡之宜必有其道矣諸生平心而思之毋狥所尚以為説若曰是皆有司之過不在我則必有任其責者

又

問凡學春秋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

奠於先聖先師此小戴記之文也古者祀祭享之列不相借瀆未有不尸不嘏不綏不旅不繹而可以言享也然則釋奠之禮何歟所謂釋者何義歟如記所言止於春秋冬而夏獨闕釋奠則止於先師立學則并有先聖又何歟且其云釋奠者必有合鄭氏謂其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考其下有大合樂之文則有合者豈非指合樂言之乎釋菜輕於釋奠故不舞不授器則釋奠有樂矣鄭氏何以為此說古之所謂先聖

先師者誰實為之先師猶可云詩書禮樂之官先聖固無其文也自魯哀公立廟於孔子故宅未嘗出闕里也魏晉釋奠於學昉見史冊未嘗有原廟也唐武德廟周公孔子于胄監貞觀定孔子為先聖于是牲牢器幣日增月盛以至於今可謂極盛矣古惟功臣與享大烝未聞弟子從祀于師也弟子從祀于師非三王之典明矣抑其可以義起而莫之敢廢歟開元釋奠儀設先聖神位於堂東西向先師位其東北南向不云有像設及從

祀諸子今觀當時人文字所記則皆為夫子南向像門人亦像十哲而圖其餘於壁是則開元雖著令而時人莫之從也此何故與夫塑繪之像一毛髮不似則非人而垂足高坐陳器於地未免匍匐就食之譏先儒嘗以為非而因襲之久亦莫之能更也其他尤有大于此者顧以議禮制度非在下者之事是以不得而悉陳若前數者其興襲之由得失之故亦不可以不講也諸生周旋于堂陛之間執事于籩豆之列亦嘗有念及此者乎

其著於篇以觀博碩之學

又

問三皇之名經始見於周官未嘗稱其人以實之也孔安國序書以伏羲神農黄帝為三皇或謂本易大傳然大傳曰伏羲氏没神農氏作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亦無明文也司馬遷史記以軒轅下屬之五帝而小司馬補記則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又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號均與此異二説出於讖緯雜記其果可取以為

據乎外史掌三皇之書不言三墳也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不云三皇也孔氏以三墳五典合之三皇五帝可謂有徵矣書序之文先儒頗疑之遂以是為一定不可易之論可乎且三墳言大道夫子豈得去之而斷自唐虞乎世有三墳書出宋元豐中果古書乎伏羲畫卦著於易矣神農黃帝之說雜見於陰陽道家農家方藥諸書其果可盡信乎前代古帝王之祭不獨三皇也祭三皇著令於唐夫其開天建極功被萬世固當在所尊我朝

大建宫宇春秋祭祀甚盛典也顧乃屬之醫家者流而限爲專門曲藝之祖議禮之意其可得而聞歟繄欲究名號之是非覈書文之真偽訂典祀之當否談三皇者不可以不知也其明辨而詳陳之驗所學觀卓識焉

又

問太上立徳其次立言聖賢之於言固有所不得已也道之不明不行而害正之説與不容不爲後世慮也故六經之文如日在天諸子從而翊之固已有純駁之不

齊矣自漢以來諸儒患人讀者之不能通也而又為傳註焉數千百年賴以不墜近世義理之學復明諸大儒討論折衷可謂備矣我朝表章宗主其說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且經之闕訛傳之遺畧豈得而無天下之理無窮聖賢未嘗不望於後之人若其本原綱領之正俟百世而不惑者固無庸以異為也昔人有言曰天下不可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彼其垂世立教於此已足又奚待有所增益哉祇見其

不知量耳方今有著書授官之令葢所以待非常之士意有在也前代著述之善者或給札下求或身後始出未嘗以媒仕進也奈何不知妄作之徒剽竊緒餘掇拾淺陋無關于義理無裨于政教紛紛争起奔走自售任考覈者不過假借以成其干請之私其甚者逞私説肆不根習非聖賢以自詭反前人以為髙所謂詖淫邪遁當深拒而痛絶者乃使之刋布學宫以惑後生小子之視聽亦可嘆也然一切絶之則失古人精微之意存之

而不為之慮則落當世澆薄之風將從何法而可革此亦學校之所當講者其無以為迂也

又

問射之法尚矣唐虞侯以明之夏商無文而制莫備于周今幸散見於禮書雖不能數其詳試言其一二大射賔射燕射之制何以分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等何以別皮侯采侯獸侯正鵠之用何以異大射擇士既射於澤又射於宮無乃複歟抑有不同歟鄉射之射貢賢能而

詢衆庶也不與於三射然則何所比歟主皮之射即貫革之射尚武力也軍旅庶人用之猶可其與夫子射不主皮之說抑何戾歟夫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傳者謂射以耦進揖而升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考之禮則豐設于西楹西不勝者亦升既取觶飲而先降爾其與下而飲之文若不相當然故王鄭皆以揖讓而升下為句其義亦不可廢先儒何以不此之

從歟雖然是皆名物度數之末耳射者進退周旋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而可以言中所以觀德行者在此也夫古人於射固幼而習之無不善者然後之為技不可得而並也后羿逄蒙之流以善射稱君子固不能過使之與射則無不中也聖人亦以德而許之否乎此先儒之所疑後學之所未喻者願相與究之

又

問古者視朝之儀所以辨君臣之等通上下之情也其

制之見于經者惟周而已考之禮外朝朝士掌之内朝司士掌之燕朝太僕掌之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又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内朝在路門内鄭康成云庫門在雉門外雉門為中門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内據二鄭之說一則由臯門而雉而庫一則由臯門而庫而雉果孰是歟一則外朝在路門外一則外朝在庫門外何以不同歟又小司寇掌外朝致萬民而詢焉註謂雉門

外則此外朝又與前不同康成乃謂天子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有二者兼燕朝言之是已外朝有二何止言一歟此不可以不辨也秦漢以來朝儀非古矣然漢之大會殿視周外朝前殿視內朝宣室視燕朝古意猶未遠也至唐則有大朝正衙入閤之名亦沿前代之意然入閤之儀唐中世始行至其晚年以御前殿為入閤近世因之又以入閤為盛禮果可以為盛歟歐陽公之問於劉侍讀蓋有所疑也以公之宏博而猶慎於所

不知況學者乎亦不可以不攷也洪惟我朝制不相襲惟正旦天壽節御朝受賀常日不復講豈以為煩而止耶抑以為果可廢耶萬一脩明舊章則必將有攷于此有志當世者甘出叔孫通諸生下乎輒因是以覘博古通今之學者

又

問古之建社有大社王社社侯社大夫以下之社民間之社其名不同而社之有主則一也周禮大司徒設其社

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主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注謂社主曰軍社葢用石為之各一說也三代之松栢栗齊之櫟漢之枌榆此樹木也言石則吕韋許慎崔靈恩異說而各有據也二者何以不用抑其用之各有當歟且祀社必及稷唐儒云社稷主皆石而先儒之說有社主而不及稷何歟夫石主數尺半埋地中軍行奉主則取所埋以載陳侯擁社見鄭子展則是以石擁皆不通

之甚者抑別有制歟至若孔氏釋論語松栢栗亦用大司徒之文先儒從之矣竊謂三代之社雖有遷改其所置之處即其境内之土何宜松宜栢宜栗之不同又夏土何以獨宜松殷周何以獨宜栢栗歟是皆口熟其文而未究其義者稽今而考古亦不可以莫之辨也其為我悉陳之

又

問六經罹秦暴焚滅之禍獨易以卜筮存漢初藏書稍

出詩書禮春秋皆殘缺不完故書有古今之文詩雜淫邪之篇春秋三傳之異說周官不合於他書此其體統之最舛者其他文字之訛錯又在所不論也諸儒專門黨同守陋既不能以相通而增析竄移又悉非舊雖易不免矣唐儒定為正義主一說而屏諸家談者不容復致異宋初一二儒者始以己意論說逮關洛建安諸公大明義理訂定經傳又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以為之綱發輝精微可謂質往聖而不悖俟來世而不惑矣是

以聖朝建學設科尊崇表章使學者有所據守此先王一道德同風俗之盛典也且論聖人之經於殘缺之餘固未嘗以為全可通而無疑闕其所當闕通其所可通以會聖人之心則求之於此已足矣柰何猒常喜新之徒穿鑿傅會混亂成說適有以投合好異者之所欲夫非聖之言詖淫邪遁之說古所深拒而痛斥者今反有取焉使後生末學靡然而成風果誰之咎歟兹欲明聖朝同道之意懲陋儒詭經之失亦吾黨之所宜悉心者

幸詳晰言之

又

問治天下者莫大於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冠婚喪祭民用尤切前代皆有成式今冠禮廢久世不復知有成人之義婚禮壞於隨俗喪禮壞于異端龎雜不經甚已近世司馬公書儀朱子家禮號為適古今之宜好禮之家或所遵用然不免於訕笑非出朝廷著令使通習之殆於不可然家禮後出頗采書儀書儀所有或家禮

所無又竊聞家禮乃未定之本為人所竊去未及脩補今所行者是也然則二書當攷而損益之歟或止用其一歟家禮之外尚有可議者歟謂宜定為程式頒之天下使民習于耳目而不異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不在茲歟若夫制禮之本行禮之意則又所未論者俟別言之

又

問先王之世既遠禮樂之書散亡其存於經者殘闕簡

略後儒又以意為之說使行者莫之適從禮之大者莫過於郊而異說尤甚請試言其一二體惟一而或以為六圜丘南郊或以為一或以為二昊天上帝著矣而復有天皇大帝之稱五行之帝信矣而或出五帝之號或以一歲而二祭或以一歲而九或以為日用冬至或以孟春上辛此皆大相舛異者不一之說果有以一之歟至於圜丘方澤天地分祭時日壇壝樂舞器幣亦復不同此禮文之甚明者歷代混而為一恬不為怪宋人集

議互相是非蘓氏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爲合祭之証而不知其誤其雄辨歷詆足以移人而先儒深不然之謂古未嘗有此瀆亂龎雜之禮然當時分祭僅僅一行明知其謬而後卒不能改先儒之說雖明頋未有按據以從事者其故何哉脩明舊章講求盛典一破千古沿襲之陋今其時矣諸生其悉陳之

又

問江浙財賦之淵經費所仰曰塩課曰官田曰酒税其

數至不輕也以三者而論鹽課兩浙均之官田浙西爲甚稅止於杭州而已近年法弊害滋民力癉耗富庶之壤化爲蕭條朝廷軫念生靈一旦奮然減鹽額十萬罷民食與倉運之法東南之民懽忻鼓舞遍滿田野道路深仁厚澤前所未有也官田者蓋仍宋公田之舊輸納之重民所不堪議者非不知其害以爲歲久額定欲減無由言之未必聽也今覩於更張鹽法之事則可以見聖君賢相未嘗憚於輕賦而後於䘏民當可言可行之

時俾得輕減并去不抜之害亦豈不可與至於酒稅包辦向焉民樂于從不以為病而今不然其故可知不過官吏虐害之耳若聽民自為而利其利凡防禁之擾煩一切去之其便利可久是豈無術歟今四方之事衆矣輙因仁政之及于江浙者并及二事諸生其亦有聞乎亦嘗講求而思有以處之乎

又

問鄉飲之禮古之所以尚賢而尊長也其威儀度數之

節幸存於故自漢以來下逮唐宋郡國州縣猶有按據以從事者今之賢長吏間亦舉行而非有令著也宜出自朝廷頒示海内使斯民獲見三代揖讓之容以為草心向化之助豈非治世之令典歟竊嘗讀禮考求其故而亦有疑焉先儒謂儀禮為經禮記乃其義疏儀禮有鄉飲酒禮故禮記有鄉飲酒義信也今以二篇考之儀禮則首云主人就先生而謀賔介次乃戒賔記則首云主人拜迎賔而無上事記有三賔六十者坐五十者立

侍自六十至九十豆各有數而禮無其文若此者何也孔氏以記義一篇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據此則不專釋儀禮其說何以分歟且鄉射之禮飲而後射其儀畧同然于主人戒賓而無介至一人舉觶之後獻遵遵酢皆鄉飲所無而鄉飲則畧記遵入於其終或以為缺而未備必參考而後通其說然歟周官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

即蜡祭之飲也月令孟冬大飲烝亦即此歟而鄭氏云其禮亡今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則是蜡祭之飲本與鄉飲同此又何歟豳風之詩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鄭氏引以釋大飲且鄉飲之牲以狗而此有羔羊抑別有說與夫為其事者必先明其義講求討論他日舉而措之爾凡是數端其稽之于經而詳究夫先儒之說必有得之以俟有司之采擇

又

問治天下者不能以無刑墨劓剕宮大辟古之五刑也笞杖徒流死後世之五刑也肉刑難盡復矣比者治盜略倣劓刑有司閣而不用卒於不行豈真不可復歟律之死刑有二令止為一遂以輕而從重徒流之刑悉代以杖乃以重而從輕議者抑末之思歟刑統之書自唐以來隨時修定尤為詳密國家酌古準今亦嘗按摽從事謂宜定為程式若昔者明法之科吏而仕者必出于此令之通制或當以刑統附入而使得兼用是亦皆時

務之所切也夫治有本末皆不可廢特有輕重之不同爾若汎為大言曰化民以德為國以禮何事于刑則非所以荅吾問

又

問箕尾之墟幽薊之區欝欝葱葱屹乎皇都峙以西山居庸繚以涿易潞沽山川相繆古今不殊亦甞有慨然於此者乎肇自君奭啟土建邦彼其化行於南人猶思之而愛其樹況乎貽厥子孫豈無遺風餘烈之可言者

乎春秋燕人北燕號為弱小一變而戰國悍然與六雄並何其頓異歟縣金招賢談笑而夷萬乘之國亦足嘉矣結客報仇欲挾匕首以得志又何踈也然慷慨悲歌世猶有存者聖賢之澤反不若是久何歟秦漢之君鋭意神仙談者紛起又不類夫忘生輕死者之為抑樂趨時好而非其本心歟謂其人習戰攻俗尚鷙勇固也然有文武備足為中興元功者推鋒越河以忠義自奮豈專以勇乎傳詩與齊魯並稱明書禮與鄭馬並列止五

經義兼則後世以春秋對策不下鼂董者有之於世亂教衰之時獨崇義方五子皆為名臣豈以戰鬬歟況遼金相繼云數百年名世者亦豈乏人故老之所傳遺牒之所記有可一二歷數者乎方今天會運同治教休明邦畿之近涵煦仁義道德之中士平居自期戰國以下不足論也然考風俗以驗治希前人以成德兹固學者之事尚悉陳之

家塾策問二道

漢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葢有感於董仲舒之言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此其事也趙岐孟子題辭稱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孟子爾雅孝經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據此則文帝時傳記尚有博士五經豈得無之非始于孝武明矣然五經博士之置文帝時不書而傳記博士之罷不知在何時表章之義武帝專之而文帝不與無乃非其實歟傳記固不可同於經讀經者必通爾雅爾雅僞之傳記可也孝經論

語皆聖賢切要之言文帝之置博士當矣而武帝不能復然世儒無有議其失者何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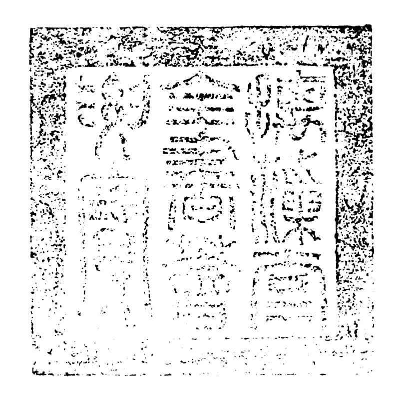
又

高帝入關與民約法三章悉除秦苛政所以得民心也其後三章不足以禦奸蕭何捃摭作律九章復用秦法矣高后初年始除三族誅而孝文元年又何以書除收孥諸相坐律令乎新垣平謀逆復行三族之誅則前此所謂除者皆非歟愚嘗讀史至此思之而不得其說其

何以通之



禮部集卷十九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蘇曰柄